

胡風等著

羅曼·羅蘭

新新出版社發行



Romain Rolland

羅曼·羅蘭

(每冊實價 元)

編著者 胡

發行人 賀 尚 華 風

發行所 新新出版社

經售者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B)

○.....()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

目 次

羅曼·羅蘭文錄

- 認識羅曼·羅蘭……冰凌(一)
羅曼·羅蘭的「轉變」……舒嘛(五)
羅曼·羅蘭斷片……胡風(八)
- 給霍普特曼的一封公開信……常惠譯(二二)
精神獨立宣言……楊人楩譯(二五)
獲敬隱漁……敬隱漁譯(二七)
約翰·克利斯朵夫向中國的弟兄們宣言……戈賓權譯(三〇)
藝術與行動……呂伯勒譯(四三)
直接從民間來的——有力的，堅實的……呂伯勒譯(四三)
高爾基文化論文集序……呂伯勒譯(四七)
給蘇聯人民的信……胡仲持譯(五四)
和高爾基告別……黎烈文譯(五七)

法蘭西與羅曼·羅蘭的新遇合（J·R·布洛克作）…………黎烈文譯（六二）
輯錄後記…………胡風（七〇）

認識羅曼·羅蘭

冰 蒼

羅曼·羅蘭是生在卑劣的拿破崙第三以後的法蘭西的——就是，在革命底廢墟上，封建的殘餘力量和頹廢的，灰色的市民底庸俗的感情結合起來了的那個時期，這中間祇有巴黎公社那一道閃光。在這個時期，就文學上的情況而言，代表著勇壯的革命的激情的雨果和描繪了新興的自由的市民底創造力的巴爾札克是過去了，弗羅貝爾帶著幾乎是絕望的心情收拾了市民社會底醜惡而陰暗的碎片，一面就向着什麼樣的一種宗教，用誘惑來試驗自己底心靈；而顯然的，在那種頹廢的，可恥的狀態里面，「靈」和「肉」一類的掙扎，是徒然的。莫泊桑顯露了他底自私的險冷。在這個文學的基礎上面，左拉建築了他底自然主義。在他底實踐上，那些被描寫在生物的狀態里的人物——小市民們——是純然醜惡的。一面也就顯出了苦悶的作家底疲乏的、乾枯的、平庸的感情；對於他筆下的人類的厭惡，一般地也就是對於他自己的厭惡。那是一個苦悶的時期，這厭惡在歷史底光輝下顯出它底偉大而動人的意義來。可是實際上，左拉和他底衛星們，是都對人生深處的戰鬥妥協了。

這幾作家在市民社會底庸俗上面漂浮，庸俗席捲了一切。負荷歷史的真正的人物和戰鬥

沒有被感覺到。在這種情況里生長了的羅蘭，一開始就把他底眼光和心靈朝着歷史上的偉大的時期，從那里面找出精力充沛而多彩的英雄們來，這原因，是很顯然的。

大約羅曼·羅蘭是厭惡了當時的生活和文學上的左拉式的寫實主義了罷，他也不能夠從當時的現實里找出負荷歷史的人物和戰鬥來。被這樣的庸俗和醜惡窒息着，寫實主義對於他從開始就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就看到了由羅蘭的強烈的精神渴望所產生的大革命時代的法蘭西；他企圖招回往昔的英雄，用他們底悲壯的生與死來激勵當代的被庸俗窒息了的人們。在一「七月十四日」底收場里，台上的英雄向觀眾們說了：「我們底任務已經盡了，法蘭西底未來是在各位底身上！」（大意）從這樣的理想底宣示里，是可以看到羅蘭自己底對於當時的強烈的痛苦和英雄的心願的。

羅曼·羅蘭沒有留下關於他所生活的法蘭西的死亡和生長的圖畫來。但他留下了對於它底死亡的一面的偉大的反抗來，同時也就撫育了新生者。托爾斯太在一「戰爭與和平」里向着俄羅斯底過去，因為他覺得，這個燦爛的過去，貴族底美麗的世界，適合於他底熱情和道德意識。於是他做着壯偉的現實的描繪；但不久他就失却了這種安寧了，用着陰沉而憤怒的聲音，直接地痛擊着市民社會，是它顛覆了他底世界的。可是，羅曼·羅蘭，雖然從往昔找到了英雄，却並不橈戀往昔。他們祇是「苦難的人類底親切的友人」，那個克利斯多夫，貝多芬在羅曼·羅蘭底精神上的投影，就是永遠地向着人類底未來的；這未來，又絕不如托爾斯

太底英雄所想的，是「偉大的空無」。

這是兩個世界底差異。羅曼·羅蘭，更接近市民社會以後的一切熱情的鬥爭者。人們簡直要驚異羅曼·羅蘭是在怎樣崇高而熱烈的一個觀念里生活的，那祇有在有着燦爛的文化傳統和某種優越的物貨生活的生活才有可能；他不和卑俗論爭，他不着眼於平凡的男女——在「約翰·克利斯多夫」裏面，他甚至強迫這些平凡的男女屈服於克利斯多夫——他而且顯得是輕視當代的那種腐敗的制度，這是每一個現實主義的偉大的作家都對它作着正面的嚴重的痛擊的。

英雄們，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們，像一瞥的閃電，從混沌的生活里照耀過去；祇因了他們底照耀，才顯出了這混沌的生活。沒有着這樣的崇高的熱情的作家，偉大的巴黎市民底後裔，明顯的使我們覺得，他是幸福如天使的，雖然他的一生經歷了那麼多的痛苦。

對於英雄們底歌頌愈是熱烈，他底現實的生命就愈是要覺得懷疑、痛苦的罷。羅曼·羅蘭信仰人民底力量，但這人民底力量是被英雄們所象徵化了的。克利斯多夫是一個歷史的衝動，人民底結晶，但無疑地更是一個個人底抱負。他怎麼能是一個如我們在我們時代所理解的個人英雄主義者呢，在他底那個時代？他又怎麼能是一個如我們在我們時代所理解的羣衆英雄呢，在他底那個時代？

在說到十月革命的時候，似乎羅曼·羅蘭表現過這樣的意思：他覺得，他在俄羅斯的土

地上又看到丁狂風暴雨時代的巴黎的英雄了。假如他真是這樣感覺的話，那我們祇能說，這是一個詩人底感覺。但從這里也可以看見，他是從一個偉大的熱情和觀念出發的，而這觀念，是法蘭西底光榮的傳統和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的創造所培植的。

但試想想羅曼·羅蘭孤獨地在庸俗的、投機的生活潮流里堅持、並發展這傳統的艱難罷。幾乎沒有一個人能有這樣巨人的力量，在這種時代——這里才是羅曼·羅蘭底勝利！他死在黎明之前的歐洲，他對於我們是這樣的親切又不親切，這是因為，比起那些偉大的現實主義的作家們來，他是更少地落到我們底這混沌的生活里面，他底崇高的境界缺乏深刻的細節，而他底語言又是那樣的火辣的緣故。能夠戰鬥的人們，才能夠紀念羅曼·羅蘭。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一深夜。

維曼·羅蘭的「轉變」

舒 無

羅曼·羅蘭在一九三五年和高爾基作了那次有歷史意義的會晤之後，寫了一篇紀念這會晤的文章，說高爾基是直接從民間來的，堅實的，有力的。而他自己，却是出身於布爾喬亞，雖然包含着一種不可克服的思想，雖然從童年以來就竭力找尋積極的民衆，但在最初，却仍然沒有能夠脫出個人主義的柵欄，仍然只是一株徒向天空伸出好看的枝葉而沒有泥土護育它的根鬚的樹。只當他向全歐洲伸展出根鬚，企圖得到護育時，才在俄羅斯的深沉的黑土裏，遇到高爾基的根鬚，從此，就親密的糾結在一起，一起從那黑土所蒸發出來的，新的生活中吸收到生命了。

這是真實的，因而也就是動人的。但我想：既然始終包含着一種不可克服的思想，那麼，即使當還沒有脫出個人主義的柵欄時，也就不能說真是那柵欄裏的人，真是一位個人主義者了。猶如看見老虎在籠子裏時，不能說老虎就是「籠子裏的動物」的。

所謂不可克服的思想，就是那對於積極的民衆的竭力找尋。這找尋，不管結果怎樣，都不是個人主義的柵欄所能範圍得住的力量；況且也必然不會沒有結果。

這是因為，個人主義，在它的現實的歷史的形態上，都是把「個人」或「自我」肯定為絕對的超批判超邏輯的主體，由這主體而與一切的社會勢力相抗，在任何衝突的場合中總把優勝歸於這超批判超邏輯的一邊。如果舍這主體而外，還有所追求，還要找尋別的存在來支持這主體，那便已根本破壞了個人主義的基本原則。而這里，羅蘭的「個人主義」，却又正是以這種找尋為基礎，正是要另找積極的民衆來支持作為主體的「自我」或「個人」的。那麼，無論怎樣，不能說羅蘭曾是一位個人主義者，不能說他的走向集體主義是「轉變」，就是自明之理了。

所謂「人的發現」，所謂「自我的發現」，實際上只是新生的社會存在，提出了新的社會要求，刺激了偉大的敏感的心靈，這刺激所產生的結果而已。但受刺激的心靈，却不能知道這刺激的社會根源，只把它的結果當作「自我」之類來把握，更體會並擴展它，以與既成社會作戰。但這既成社會，他却以為是「全社會」，因為社會中新生因素只刺激了他，而尚未給他看到，他所看得到的「全社會」就只是既成社會的緣故。等到那新生因素成長壯大起來，他還以為不過舊社會的新花樣，還用「自我」來與它對抗，一切個人主義者的悲劇就從此發生了。

對於這個悲劇的克服，羅蘭留下來的道路是：作為主體的「自我」或「個人」，應該也是批判的對象，和邏輯的存在。不應把它們當作先天的絕對勝利的東西，而當作一定的新生

社會因素的先遣部隊，要時時找尋它們的總司令部，以免失去聯絡過久之後，反而與自己的總司令部或大隊爲仇：這就是羅蘭留下的道路。

但這道路還有另一方面的意義。對於有些自命已經是集體主義者的人，就要求他們考察自己，是直接從民衆的黑土中生長出來的呢？還是移植過來的呢？前者當然最好，但事實上恐怕大多數是後者。但若是後者，又要求他們考察自己了；考察內心，究竟有對於新生社會因表的感應沒有？有「自我」沒有？有「個人」沒有？無泥土的根鬚和枝葉，固然要枯死；但若連根鬚和枝葉都還沒有，就鑽入泥土中去，未必不更是活埋麼？到了先遣部隊而不知道他們的總司令部，固然會失去連絡；但若連先遣部隊都還沒有打進來，就迎接總司令部，又怎麼能迎得進來呢？

直接從民間來的，問題很簡單，那說句笑話，可謂「得天獨厚」。至於並非來自民間而是走向民間的人，從羅蘭身上，就可以看到一個最英勇的典範。但要是抄捷徑，簡捷的把身子投入新存在之中，不要內心生出與之相應的「個人」或「自我」，並且說羅蘭是「轉變」，好像譏諷他先走了一段冤枉的路，那就無話可說了。

四五、二、二十四、夜

羅曼·羅蘭斷片

胡風

1

羅曼·羅蘭是在痛苦的熱情里面生長起來的。

拿破崙第三所孵育的反動勢力，普法戰爭大敗戰所留下的悲觀主義，巴黎公社底殷殷的血跡，是這痛苦的熱情底根源。

2

生在這樣的時代，但少年羅蘭却走進了另一樣的精神世界。

他底祖先有大革命時代的熱烈的戰士，留下了關於攻佔巴士底監獄和那以後的其他革命鬥爭的紀錄手稿；我們難得想像，讀了從塵封的藏書處翻出來的這手稿的少年底心里起了怎樣的感應，但無疑地可以斷定，這在羅蘭底精神發展底起點上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由於虔誠的 Jansenist 信徒母親底教授，他學會了鋼琴，走進了人類底心靈能夠最真誠

地交通的音樂世界里面，尤其是德國的音樂捉住了他底靈魂。他自己的回憶是動人的：

我們有一些古德國的樂譜。「德國的」？我當時知道這個字的意思嗎？在我們那世界里我相信沒有人曾經見過一個德國人……我翻那古譜的紙頁，在鋼琴上拚出那些音符來……那些灌溉我的心的小河，那些旋律的淡流就猶如雨水吸到土里去似地流進那乾渴的地里去。莫扎特同悲多汶，他們的歡樂同苦痛，希望同夢，成了我的肉的肉，我的骨的骨。我便是他們，他們便是我……我得了他們多少的益處！我作小孩子害病，快要死的時候，莫扎特的旋律就和戀人似地在枕邊看守着我……後來，我遇着懷疑和懊惱的危機時，悲多汶的音樂就在我裏面喚醒永久的生命的火花……無論何時我的精神疲倦，無論何時我心胸中感到憂鬱，我就轉身向我的鋼琴，浴在音樂裏面。

他認識了另一個把人生底熱情化成莊嚴世界的聖人，莎士比亞。S·支外格底描寫也是動人的：

……在樓角落里灰塵佈滿的廢物中間，他發見了一本他祖父（當雨果是一個青年，莎士比亞正流行若狂的時代，他是一個巴黎學生）買來忘記了的莎士比亞。他的小孩兒氣的興味第一次爲一冊名叫「莎士比亞的女性畫像」的，褪了色的版畫集所促醒了。他的空想爲那些惹人愛的面孔，那些帶有魔力的名字 Perdita、Twogen 和 Miranda 所鼓動了。但不久，一讀那戲劇，他就就溺到那故事和個性的迷宮里去了。他會一點鐘兩點

鐘地在那樓角落里待着，除開底下馬槽里偶然的馬蹄踏地聲或往來的船上鎖鍊響聲之外不受隨便什麼的驚擾。把一切都忘記了而且被一切忘記了，他坐在一把大安樂椅子裡，帶着那本心愛的書，那本就和 Prospero 的書似地，使宇宙間一切精靈作了他僕婢。他被一羣看見的聽眾，被一些在他自己同現實的世界中間構成了一個壘壁的想像中的人物包圍住了。

這一個有著「像山里的湖水似的深藍色的眼睛」的孱弱的少年，就這樣地超過了暗重的現實和仇恨的國界，開始組織對於人類偉大的精神的信心。

「一個偉大的生涯發端於偉大的夢想」。當夢想和現實相遇，由於那夢想是那麼美麗那麼真誠，就產生了痛苦的熱情：偉大的生涯底發端。

3

但當青年羅蘭們「擠驚害怕，互相地擠在一起，氣都透不出」的痛苦着的當時，却正是自然主義聲勢赫赫，左拉和莫泊桑們底活動旺盛的青春。

一個在人生底痛苦上面覆蓋着文藝底繁華的時期。

自然主義所奉的神，是科學和客觀。但他們底科學是把人底精神看作生理學現象的科學，他們底客觀是只有從生理學的規律上可以解釋可以改良的客觀；這樣的科學和客觀是按

術知識份子所能要的東西，支配他們的是正向金融資本成長的高度的產業資本主義底那些條件。

呈現在自然主義面前的、是自然人；自然主義所要做的，像左拉所說，是用生理學者底實驗方法客觀地把現實底斷片如實地純粹地分析，在自然主義者底攝影鏡頭前面，當然也有人影響，讓人站腳的「環境」，但人類底偉大的鬥爭傳統——法蘭西大革命底壯烈的精神和反叛現實的苦悶的激情，以及由這產生的對於理想的渴望，就不是自然主義所能有，更不是自然主義所想有的。

所以，自然主義底科學和客觀，以及立腳在它們上面的改良主義的傾向，不但從本質上看，是技術知識份子對於產業資本主義的奉仕，而且，那豐富的「正確的」細節，也只有得到對於現實世界的屈服。因為，那些細節底豐富和「正確」，雖然可以使漂浮的中層社會得到安身立命的「科學認識」而高興，但對於熱情的追求如何，既然不能從它們里面找到精神要求底潛力和去向，而又被包着它們的龐大的「科學」和「客觀」所壓住，就只有覺到疲乏，由這走向懷疑，甚至虛無。

這樣的自然主義，雖然能夠廣泛地被尋求「科學認識」的中層社會所接受，但無論對於企圖把人民底苦痛的熱情組織過去的國家復仇主義的反動思潮也能，企圖用纖細的個人情緒和感受來消磨掉這熱情的反動的唯美主義也能，以至企圖用冷嘲當做避難所的懷疑主義也

罷，都不會有反抗的力量，而且還實際上爲他們準備了地盤。這樣的自然主義，又怎樣能夠從當時的「無恥的政治」「沉悶的空氣」下面發出一道光流呢？

後來提到當時的情形的時候，羅蘭說，「軟弱的思想都傾向了虛無。」這「軟弱的思想」里面不會不和自然主義相關聯的。

在英雄傳底序里面，羅蘭說，「沒有偉大性的唯物主義壓抑着各種思想。」這「唯物主義」里面也當然有自然主義在的。

對於青年羅蘭們，帶着自然主義底繁榮的當時的思想和文藝，就和無恥的政治相互地成丁產生痛苦的壓力。

4

來了L·托爾斯泰底光。

對於羅蘭，托爾斯泰是「一個生命的啓示」，「爲我們大家一律地打開了那進到一個無限的宇宙去的一道門」。對於羅蘭，現實主義的大師和理想主義的使徒的托爾斯泰，「具有大自然底氣息」，和「對於無形的力的感覺」，和「對於永恆的疑惑」。而且，托爾斯泰親筆寫給了這個「我親愛的兄弟」終生奉行的教義：「只有把人結合到一起的藝術是唯一有價值的。有價值的藝術家是都爲了他底所信而付出犧牲的藝術家。一切眞的職業底先決條件應

該是對於人的愛而不是對於藝術的愛。只有被這樣的愛所充滿着的人們，才能夠做出作爲藝術家的他們值得做的隨便什麼值得做的東西。」

痛苦的熱情尋得了它底殿堂，理想主義就這樣形成了。

但還有兩個照耀着他全生涯的星辰。

瑪爾維達·封·麥森巴希 (Malvida von Meysenburg) ，七十高齡的沉靜而慈祥的女性，流「的德國理想主義者。在她底兩年多的溫煦的感化中間，羅蘭「在她裏面找着了那使她心愛的意大利風景底同樣溫和的光輝，同樣熱情過後的高尚的安詳」。她預言了羅蘭底道德的精力會在未來的法國文學里引起一個革新的局面，她用了真誠的祝福把羅蘭送上了「帶着它那未來的榮苦和它那些無可避免的鬥爭和幻滅的成人時代」。

斯賓諾查 (Benedict Spinoza) 。S·支外格說，斯賓諾查底「溫和的理智的光明，以後便照耀着羅蘭底畢生的靈魂」。這個勇敢地把神底坐台挖空了的偉大的荷蘭唯物論者無神論者，不但他底「自我與本體合一」，「寧願放棄眼前的實物而去追求那不可捉摸的至善」的哲學思想底定了提高了羅蘭底對於理想對於信仰的巡禮，而且，他那寧願被教會放逐，兩次拒絕了遺產而以磨鏡子的職業過活，終於因爲吸了過多的玻璃灰而患肺病早死的殉道的精神，也使羅蘭汲取了爲了所信而付出犧牲的感激罷。

這樣，痛苦的熱情凝晶成了理想主義，而這理想主義就必然會帶着宗教熱的色彩的。他